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唐秦王詞話  
第十七回 魏玄成抱竿哭主 徐世勳被說降唐

詞：我愛春，春意好。山嘴吐時煙，牆頭戴芳草。黃鸝罵杏花，惹得游蜂惱。海棠憔悴牡丹愁，只恐韶光容易老。  
我愛夏，夏日長。玉碾棋聲碎，羅翻扇影涼。南風賣奇貨，滿路菱荷香。蟬在綠蔭深處噪，也須回首顧螳螂。  
我愛秋，秋色楚。籬菊憶陶潛，微鴻喚蘇武。黃葉落空階，隨風亂飄舞。雙雙社燕數歸期，舊巢應待明年補。  
我愛冬，冬日閒。烹茶融雪水，曳杖看冰山。戍唱征衣曲，將軍夜渡關。若過漁翁堪入畫，一蓑披得凍雲遠。  
春去夏來秋復冬，光陰似箭轉如蓬。  
暫停四景閒人句，且說歸唐大將功！

話說唐秦王起兵，先到桃林安民不題。且說唐儉曉行夜宿，渴飲饑餐，來至大國長安，進城天色已晚。天外暮山紫，林間夕照紅。晚景不題。

次日，高祖駕設早朝。只見：御爐香藹黃金殿，潛濟衣冠拜冕旒。百官朝拜已畢，唐儉、盛彥師出班啟奏：「臣隨二殿下徵討王項拔、杜伏威，聞報李密在潼關造反，斬了盛彥古，殺了獨孤娘娘，占住桃城招軍買馬，積草屯糧。二殿下恐李密招集群黨，侵犯地方，以此撤軍下桃林，將李密追至邢公山、斷密澗擒斬。先差臣二人回朝啟奏，二殿下到桃林安民。事畢，就領人馬到恒定、歷陽去！」高祖見奏，雷霆大怒，連罵：「背義忘恩的反賊！怎麼殺了御妹，又殺守關之臣，把朕的好意，悉付流水！」傳旨向雲陽市裡，立數丈高竿，懸掛反賊首級示眾，欽賞盛彥師添撥三千人馬，守備潼關，著官校護送獨孤娘娘靈柩回朝。又差唐儉帶領花緞羊酒，到邊享賀秦王。二將領了旨意，盛彥師赴潼關守備，唐儉竟往西府去了。正是：朝朝紅日升沉，夜夜冰輪起落。

把李密首級，才號令得三日，有一白衣秀士，威儀整整，文質彬彬，走到高竿之下，兩手抱竿，將李密與廢哭訴一番：倘秀才臨兩淚傾，傷情慘戚憶王孫。

抱竿痛哭聲聲慢，烏夜啼悲想魏君。  
早信茂功端正好，二郎神諫郅原真。  
三賢貶謫梁州序，賺煞雄師百萬兵。  
虞美人家亡國破，滿庭芳草化為塵。  
混江龍主無投奔，滾繡球拋棄諫臣。  
四塊玉臨唐帝輦，雙雙龍虎謁金門。  
神堯傳下元和令，賀聖朝宣宰輔臣。  
重疊金鑾參聖主，感皇恩賜玉芙蓉。  
一枝花配成烟眷，沉醉蓬萊鳳閣春。  
不戀殿前歡樂好，詐行香願出西秦。  
秦王怒髮三台令，虎將雄師駐馬聽。  
斷密澗沉如夢令，驀山溪裡箭折身。  
忙將三換頭誅落，駕夜行船上玉京。  
高祖喜春來首級，懸竿哨遍四方民。  
迎仙客訴多時節，閃過哪吒數隊兵。  
掛金索綁白襪士，擁入朝天見帝君。

魏徵哭訴未絕，眾軍校說：「這人好大膽！不遵聖旨，抱竿而哭，必有原故！」連忙走近前來，把白衣秀士拿住，擁至朝前等旨。高祖正視朝，黃門官奏：「有白衣秀士，抱竿痛哭李密，如今綁在朝前！」高祖說：「拿來！」擁到駕前俯伏。高祖問：「你是李密手下什麼人？」魏徵不答應。高祖又問：「你是他的文官，還是武將？莫非至親契友麼？」也不答應。高祖大惱，說：「既不回話，斬首報來！」魏徵仰面對天，應聲高叫：「唐不及漢！」高祖說：「且放轉來！」遂問：「怎麼唐不如漢？」魏徵道：「昔日漢高祖與楚霸王，結義八拜為交。高祖為兄，項王為弟。後來霸王與漢王爭奪江山，霸王因兵敗，自刎烏江。漢高祖心下不忍，將霸王屍首，用王禮殯葬。今陛下與李密宗親，非同漢楚結義之輩，雖則李密謀叛不忠，斬之以彰國法。萬歲乃仁德之君，豈忍將李密首級，懸竿號令？」高祖問：「你既然通今博古，為何不言名姓？」魏徵說：「臣得罪於二殿下，以此不敢通名！」高祖道：「就有罪犯，寡人俱赦！」魏徵道：「臣是魏徵！」高祖見說，驚訝不已：「險些失誤了賢士！吾兒世民，不虧賢士改赦，豈有歸日？朕御屏上現寫三位的名姓，久慕不忘。今得見卿，天之幸也！」便欲封官贈職。魏徵叩首說：「若蒙聖上洪恩，赦放魏王首級，待臣殯葬之後，方敢受爵！」高祖准奏，傳旨：「收了李密首級，選地殯葬！」魏徵陳說祭儀，拜奠已畢：「臣今日辭主投唐去也！」歸朝朝拜高祖，山呼萬歲。高祖欽賜花緞，官封東宮洗馬。魏徵當駕謝恩。

高祖又問：「今遇先生，已遂大願。不知秦、徐二賢，今在何邦？」魏徵說：「秦叔寶在河南東鄭王處，徐茂功謫官在黎陽。此人足智多謀，運籌決策，兼曉陰陽術數。若得茂功歸唐，群凶不足慮也！我主如要此人，臣去說他，匡扶社稷，若何？」高祖說：「思念三賢，如渴求漿，如饑待食！今既知蹤跡，就煩先生一往！」高祖親修一道旨意，付與魏徵。魏徵拜辭出朝，卸卻冠裳，穿上紳衣幅巾，帶了僕從，徑往黎陽城去，只見：山橫鳥道，路繞羊服。數家煙火深林，幾處花村犬吠。夜宿月留茅舍影，曉行雞度竹窗聲。

不題魏徵行程，再說唐秦王安撫已畢，把人馬趕到恒定，離城五里安營，屯下人馬，安歇一宵。次日升帳，傳令著劉弘基領三千人馬，到恒定城挑戰。劉弘基披掛上馬，領軍出營，直臨城下罵陣。有恒定哨馬，來報漫天王，王項拔急聚將佐，商議出兵。驍將張凱曰：「某願迎敵！」王項拔大喜，賜酒助威。張凱頂盔貫甲，點三千人馬，趕出恒定城，排開陣勢。張凱擎刀躍馬，擁出陣門。劉弘基大喝一聲：「天兵到此，還不早獻城他，安敢拒敵！」張凱也不打話，拍馬舞刀砍來。戰不數合，被劉弘基一槍，把張凱刺於馬下，砍倒旗竿，亂殺恒定人馬。劉弘基奏凱回營，秦王不勝之喜，書上稽勛簿，賞勞不題。

再說恒定哨馬飛報漫天王。有參謀許范曰：「唐兵雖勝，其氣必驕！今夜分兵去劫唐營，出其不意，必獲全勝！」漫天王喜其謀，即命護衛將軍蘇洪、呂翔，領一支兵，劫中哨。王世才、柳瑾領一支兵，劫左哨。高勝、吳守方領一支兵，劫右哨。漫天王帶領副將周劭、範金，領一支兵，壓陣策應。分撥已定，眾將披掛，整齊人馬不題。

且說秦王在營與眾總管正議軍情，驀然起一陣狂風，險些兒把帥字旗刮折。李淳風奏說：「今夜主有賊兵劫寨，就計破之！」忙傳軍令：「左右俱掘下陷人坑，把人馬四面埋伏，屯著空營，懸羊擂鼓，餓馬提鈴，虛設燈燭，埋伏人馬。但聽號炮一響，就把賊兵圍剿！」又令：「殷開山、高士廉二將領二千鐵騎，埋伏於恒定城東門兩旁，倘賊兵敗回，不許放他入城！」各門俱令將士把截歸路。調遣已定，眾總管帶領人馬，分頭埋伏去了。再說漫天王王項拔，眾將裝束停當，到了二更時分，軍盡銜枚，馬皆勒口，一擁出城，徑奔唐營。不知高低，都跌下陷坑。唐營放起號炮，四面埋伏的兵，如山崩水湧，圍裹將來，把王項拔三路人馬，盡投入陷坑。王項拔見中了唐家計策，急退兵回城，被殷開山、高士廉擋住歸路。王項拔無心戀戰，拍馬轉身就走。殷開山驟馬趕上，

舉起醜金斧，當頭砍去，王項拔死於馬下。周劭、範金盡皆拋戈乞降。殷開山說：「既降，叫開城門接駕！」二將趨近城，叫開了門，同參謀許范見了殷開山。開山吩咐軍士，不許傷害平民，止將王項拔一府人口，綁赴軍門。次日，滿城百姓，香花結彩，周劭、範金、許范隨著殷開山，到營見了秦王，迎接進城。王府坐下，三人朝見秦王：秦王把王項拔家屬滴庫遠邊，其餘將住，隨軍聽用。安撫黎民，改換旗號，設宴慶賞功臣。著李大亮鎮守地方。倉庫俱已寧溢，傳令起兵到歷陽，收社伏威去，劍指華山欲裂，馬飲長河欲竭。

驅兵直下歷陽城，刀頭不染生靈血！

有日，兵至歷陽，離城十里安營。秦王升帳，兩邊排列將佐，號令軍情，商議出兵。總管袁道泰奏說：「臣舊日與杜伏威有一面之交，此人雖是武將，情性閒雅，有儒者之風。臣今親去招安，必然歸順。」秦王大喜：「卿當用心安撫！」袁道泰辭王出營，上馬扳鞍，直至歷陽城下。叫巡城頭目：「快通報杜將軍知道，說敵人袁道泰相訪！」軍士報入帥府。杜伏威即出城迎接，同袁道泰徑至帥府，分賓坐下。杜伏威說：「故友不聆教益，倏三載矣！」袁道泰說：「兵火間隔，瞻仰無從，渴想之誠，神遊夢聚而已！」杜伏威問：「故友從何處來？官任何邦？」袁道泰說：「某仕唐朝，職叨總管。今隨二殿下征伐王項拔，俱被擒剿。就與師到此，雄兵猛將，勢若丘山。某思與兄素忝知愛，豈忍袖手旁觀？其奏過殿下，奉旨特來招安將軍。況殿下乃仁德之主，敬賢禮士，驅士馬滅煙塵，十有六七。某恐火燎崑山，不分玉石。且將軍素懷忠義，安忍戕害生靈？若歸順唐朝，必當重用！高明裁奪！」杜伏威說：「既蒙教諭！吾亦聞唐朝寬厚，敢不從命」即同袁道泰上馬出城，徑至唐營，趨入中軍拜降，請秦王駕入城。秦王帶領將士，大勢人馬起營進了歷陽城，帥府坐下，大小官員俱來朝賀。杜伏威獻上人口文冊，秦王暫封杜伏威總管之職，隨軍聽用，著溫大雅守備城池。安撫已畢，一日，秦王傳令，收拾人馬回桃林縣不題。

再說魏徵行程，非止一日，來到黎陽，進了城門徑至徐茂功府門首，將一紙緘，付與閩人傳進。茂功看了姓名，整冠束帶，出來迎接，把魏徵邀進府中，各敘寒溫，分賓而坐。茂功問：「魏大人！一向在於何處？功名事業若何？」魏徵說：「小弟守困在家，因念故友，遠來相訪！」茂功說：「大人來得卻好！我在家正沒興趣，今荷寵臨，且在舍下盤桓幾時！」把魏徵請入書院坐下。不多時擺下酒餚。清泉釀西，碧溪釣魚。玉甌中飲浮蓮子白，鵬盤內爪嚼水晶寒。二人飲酒間，把李密興廢事，談論一遍。只見家童來報說：「外面有一將官，背著黃宣，說漳南有旨到來！」茂功說：「大人請坐！我去看一看就來。」連忙起身出外。果見一員大將：凜凜威風氣勢昂，熊腰虎背半戎裝，袋中緊扣弓和箭，鞞內深藏寶劍光。茂功把將官接到廳前，那將官把旨意放在桌上，卻與茂功施禮，茂功問：「將軍何邦至此？有何榮乾？」那將官答道：「末將奉漳南夏王差來，蘇定方就是！久仰先生大名，特來相請，匡扶社稷，伏乞俯從！」即速命駕。茂功說：「不才空有虛名，素無實學。棄功名如敝履，視軒冕若浮雲。甘分漁樵，不願出仕已久，煩將軍復夏王，休怪有妨來命！」蘇定方再三禮請，茂功堅執不允。定方取了旨意，長揖而別，返回漳南去了。

茂功轉入書院，魏徵問：「先生！何邦來請？」茂功說：「夏王竇建德，著蘇定方來請！我因不願為官，回復去了。」魏徵說：「先生為何不願出仕？」茂功道：「大人！世亂人愁，魚龍混雜。想我魏王這等富貴，三年之間，國破家亡。小弟曾道無詞數句，說與大人知道！」

細推今古不須愁，何用苦營謀？玉堂金屋今安在？都翻做牧野荒丘！免走鳥飛不住，花凋星散難留。百年光景水浮漚，一枕夢莊周。始皇定下千年計，才三世，國祚移劉。倒不如逍遙散誕，無慮無憂！

魏徵說：「先生高尚，名利兩忘。這次如有別邦相請，先生不去，千萬薦舉魏徵一往！」茂功說：「領教！」語話間，斷雲遮落日，新月下瑤天。吩咐家童：「整頓鋪陳，與魏大人安歇！」晚景不題。

陰陽易換，一日茂功與魏徵閒敘之間，家童來報：「又有別邦使臣請見！」茂功即起身走出外面，見來使青袍皂帶，羽扇綸巾，有一童子捧著禮物。茂功相見，施禮坐下，那來使拱手言曰：「某乃桓法嗣便是！奉河南東鄭王旨，久仰先生重望，如雷灌耳，特來拜請輔佐！謹奉幣帛伸敬，萬希同往！」茂功說：「鄭王錯請人了！我若有高見，我魏王當日不中你的神師妙計！況今多病，不得從命！」桓法嗣執意相請，茂功正色而拒。桓法嗣心下有些不然，道：「你不去便罷，我奏過朝廷，起兵來拿你，不怕不從！」茂功微微冷笑：「這賊，也未知你拿我，我拿你！」桓法嗣含怒出府，縱馬回本邦去了。茂功回進書院，魏徵又問：「是哪邦相請？」茂功說：「東鄭王著桓法嗣這廝，備禮來請。想魏王中了他的計，兵喪國亡，吳越世仇，縱要出仕，也不受他爵祿！」魏徵說：「先生論得極是！河南委實不該去。前者漳南竇建德，也不是北民之主。」茂功說：「不逢真主，去也徒然！」魏徵道：「曾聞先生言唐朝真命天子，倘若相請，去也不去？」茂功說：「若是唐朝有命，豈不歸順？」魏徵說：「原來先生有意於唐！實不相瞞，我已歸唐，果然寬仁厚德，敬賢愛士，有三代之風。因慕先生，特著小弟來相請！那高祖：思君猶勝荆山玉，愛你還過瀚海珍。

輪帛歡迎安國士，弓旌奉聘乾邦臣。

賢兄速把行裝治，同上長安謁聖君！」

茂功說：「多蒙大人摯引，謹當從命！」魏徵取出旨意，雙手高擎，口稱：「徐大人接旨！」茂功忙排香案開讀：竊聞天生創業之君，必資輔佐之臣。故軒轅得風後而天下治，文王遇子牙而周室興。成湯聘伊尹於有莘，武丁徵傅說於版築。興王圖治，厥茂功哉！朕幸蒙大眷，為兆民主，自揣德薄，夙夜匪勝，思得幽賢臣扶不逮。茲者洗馬魏徵，薦爾徐世勳，瑚璉之器，蕭曹之才。朕今即遣魏徵恭聘，請赴朝端，為朕股肱，勿辜顯望！

武德一年八月十二日讀罷詔書，茂功望闕謝恩。喚過書紀郭孝恪曰：「吾所屬之境皆魏王城池。吾若獻於朝廷，是自邀功，心實愧恥。如今將管轄州縣，你可上長安獻於高祖。」郭孝恪領了戶口文冊，辭別茂功上馬，徑往西秦去見唐高祖。茂功說：「魏大人，我如今洛口關請邴原真、邴原直同去投唐，何如？」魏徵說：「先生舉賢薦能，有何不可？」茂功即時修書，付與家童，徑到洛口關，見了邴原真呈上書。兄弟二人看了，商議道：「徐軍師才識高遠，他歸順的，一定是真命天子，時不可失！」即忙吩咐從人，準備車輛，收拾細軟，並家屬人等，盡行裝載。二將上馬，趨出洛口關，行至黎陽進了城，來至茂功門首下馬。家童通報。茂功迎至當廳，施禮坐下，各敘闊別之情。一面把邴家宅眷邀入後堂，夫人款待。

魏徵說：「徐大人！早治行裝，同寶眷上長安去！」茂功說：「家小且緩，待見過聖上，再取家小不遲！」邴家二將俱說：「言之有理！」各人安整家小，帶童僕數人離黎陽城去。一代明君一代臣，時來龍虎會風雲。